

■校对陈良东：

练就火眼金睛 给新闻“纠错”

本报记者 徐子涵

晚上8点30分，《丽水日报》校对室的灯亮了起来，这是夜班校对人员到岗上班的时间。

陈良东准时坐在校对室，摊开样稿，开始了校对工作。

工作中的他极少闲聊，只在勘校出稿件中的问题时，会和编辑沟通几句，其余的便不再多说一句，直到在最终样版上自己的名字。

一年中，日报校对工作有一半以上时间要上夜班，白天和黑夜轮流着来，时常需要“倒时差”，这样的日子陈良东已经坚持了20多年。“我们还有两位同事是全部夜班，其中王立新副主任，已20多年了。”

何为校对？这位兢兢业业工作多年的“老”校对说，“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‘校异同’‘校是非’。”

“校异同”是指将校样与原稿对照校核，通过查找两者异同，发现并改正录排错漏，从而保证原稿准确无误地转换成印刷文本。

这看似简单的工作，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。

“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鸡蛋里挑骨头，给大家的文章‘找茬’。”陈良东说，“一般到了我们手里的稿件，都经过了采编人员和审核人员的多次推敲打磨，几乎不存在能一眼看出来的‘谬误’。一个合格的校对在工作态度上必须是认真仔细的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”

刚从事校对工作那会儿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电子流程的采编系统。样稿多是手写稿，对着手稿一遍又一遍校对，一天下来，眼睛干涩，难受得厉害。

“相比以前，现在的电脑操作让我们的校对工作便利了很多。”陈良东说。

“校是非”则是对文稿中的内容对错予以把控。这就需要校对人员依靠自身的学识水平和鉴别能力进行是非判断，去伪存真。

勘误过程中，标点符号、同音字的错误使用往往比较容易发现，但一些人名、地名，或是机构名之类的专有名词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不高，如果校对人员没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知识储备，就不容易甄别出来。

陈良东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：“本地有个叫‘郎奇’的村庄名，在新闻样稿中常被误写作‘朗奇’。‘心源性’这个医学上的专业术语用词，却常常被‘心原性’这个错误用词替代。”

每当校正出这类的错误，校对老师都会收集整理并记录下来，以备随时翻阅参考。

长期的文字勘验工作锻炼出了一双双“火眼金睛”，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校对老师们也保持着对文字信息的敏锐感知。

“我见过卖‘波萝’的水果店，在菜市场看到过‘豆付’，还曾走进过‘装璜’店铺……”说起这些广告牌上常见的错别字，陈良东乐不可支。

古往今来，校对高手都是真正的饱学之士，也唯有博学通识者，才能练就“千手千眼”、信手拈来的功力。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：“《青铜时代》和《十批判书》都由我自己校对了几遍，但终不免仍有错字，深感校书之难。”一个从事校对工作的人，如果不勤奋好学，积累丰富广博的知识，就很难适应和担当此工作。

“校异同”也好，“校是非”也罢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提高出版质量，多出精品。如今，我们身处信息如瀑布般的“电子时代”，校对的职能与形式，或许会发生变化，但校对人员的“敬畏之心”是不变的。他们时刻保持着专注忘我的工匠精神，在平日的作品中缜密而不留缺憾，真正成为出版发行工作的“守门员”。

就纸质媒体而言，他们是采编流程不可或缺的一环，是报纸背后的“无名英雄”。

报纸背后的 “无名英雄”

编者按：

一张报纸在诞生前后，除了记者、编辑的采编，还有排版、校对、印刷、发行等诸多环节，需要有夜班校对的字斟句酌，有半夜里默默坚守的印刷工人，最后由投递员风雨兼程送到读者手中，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，应该说，他们是新闻背后真正的“无名英雄”。

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从台前走向幕后，聚焦这些“无名英雄”们，为他们的默默奉献和担当点赞。

■投递员王建清：

风雨兼程 投递路

本报记者 徐子涵

早上5点，天色未亮，曙光初照，61岁的王建清早已洗漱完毕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。他，是一名报纸投递员。

“从莲都发行站出发，一直到丽水客运东站这一条线，都是我负责的区域。我每天10点前可以把报纸全部送完。”王建清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。

迎着朝霞，王建清骑着他的三轮电动车，在大街小巷穿梭，身后的车厢里装满了报纸，一摞摞码放得齐齐整整。迎面吹来的秋风，带着丝丝寒意，他戴上了保暖的手套，掩藏起粗糙的皮肤。

从家里出发去发行站，到送完报纸再回家，这条往返近30公里的线路，王建清每天都要骑上一遍。每当送报车子驶近，沿线的居民都知道，这是丽水日报社发行站的投递员来给他们送报纸了。

作为一名“元老级”的投递员，王建清说：“我年纪也这么大了，我其实不在意工资高低，无论多辛苦，我都有股干劲，我对报社、对我的工作都有一份热情。”

在常人看来，送报似乎是件原始而简单的活计，但实际上报纸虽不多，投递点却很分散。日报、晚报加一块一共是500份，只有将这些报纸一一投送到每个点，王建清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。

在莲都发行站站站长陈云正的眼里，王建清就是一头任劳任怨的发行“老黄牛”。有一次王建清在送报途中中暑了，领导得知情况后嘱咐他好好歇两天。“那送报怎么办？”为了让订户如期看上报纸，第二天王建清又继续骑上车，开始了送报之旅。“老王，休息下再送吧，我们迟几天看也没事的。”面对订户的理解和善意，他的回答是：报纸每天的新闻都有时效，过期就没价值了。

2022年4月，丽水筛查出一例新冠密接病例，涉疫小区进入封控状态，许多家住其中的投递员无法外出，站里的发行工作受到极大影响。

那时的王建清正在医院照顾骨折住院的妻子，他得知这一情况后，主动向领导请缨，每天在陪护间隙抽出时间协助报刊投送，一直到小区解封，发行工作恢复正常。

虽然王建清认真工作，但偶尔也会出现订户不满意的情况。

“有时候报纸送晚了，不是我在路上耽搁了，而是出现很多我们投递员掌控不了的状况，很多市民不清楚我们的工作情况，对我们有误解，有时候说话很不客气。”王建清说。对此，他都会耐心向订户解释。

他熟练地将一份报纸放进一栋小区居民楼的收件箱中，笑着说：“大家都是我的老订户了，大部分还是体谅我们的。”

王建清认为，自己拿了一份工资，就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应该尽全力准时将报纸送到每一位读者手中。

天不亮就起床，接报分报送报，即便在凉意渐浓的深秋，一整天的忙活也足以让汗水浸湿衣裳。但在王建清心中，这却是件无比自豪的事。每天早上，看着自己所属片区的订户站在门口等报纸，一句再平常不过的“谢谢”都能令他热血沸腾久久难以平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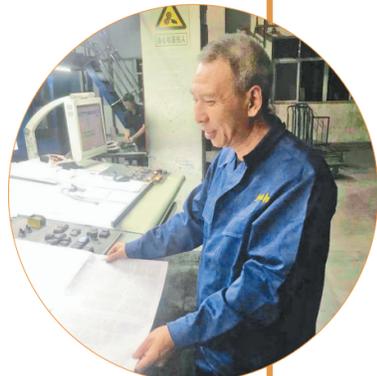
“别看我们起得最早，早饭却吃得最晚。”送报途中路过发行站，时间已经逼近9点，王建清拿出早已冷却的包子，就着保温杯里的开水享用自己的早餐。

“这份工作看似容易，实际上唯有负责任、不怕苦才能坚持下来。”这是莲都发行站站站长陈云正长期工作的总结，“王建清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18年，勤勤恳恳、认真负责，殊为不易。”

沾染着墨香的报纸，正因为有了这些基层发行员的投递，变得更加温情脉脉。丽报基层发行员用坚守传递着他们肩上承载的那份担当与责任，散发着光和热。



陈良东



舒根龙



王建清

■印刷工人舒根龙：

38年坚守 为报纸质量“保驾护航”

本报记者 兰伟香

一份报纸的诞生，白天的奔波属于记者，前半夜的忙碌属于编辑，后半夜劳累的，则是默默无闻的印刷工人。

今年56岁的舒根龙是丽水日报印务有限公司的老工人，1984年，报社成立之时，18岁的他通过招考进入报社工作，成为最早的一批员工。

38年里，舒根龙亲历了丽水日报印务有限公司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过程，不管是印报机器的更新，厂房的扩大，还是报纸的更新，他都是参与者、见证者。

丽水经开区石牛路260号，在这里，舒根龙的工作从晚上11点开始。每个工作日，他昼伏夜出，熬夜早已成为他的习惯。

因为大多数时候，12点多样版会送到印刷厂。

“我们11点就要到位，准备开工。”晚上11点前，他必须到达印刷厂，“因为报纸样版来得早的话，可能11点多就到了。经常也有遇上重大事件的，如两会、党代会等，可能等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。”

等待，对于印刷厂的工人们来说，就是家常便饭。舒根龙说：“有时候，有加印的版面、报纸，我们会等得更久。”

夜晚的印刷车间里，灯火通明，洋溢着浓烈的油墨味，和平时书中的油墨味相比，这里的味道显得更加浓烈。

身着工作服的舒根龙，常常一工作起来就忙个不停，在印刷机器旁，一守就到天亮。

越是夜深人静，印刷车间里越是忙碌。

等到6万多份日报印刷完成，已是第二天早上8点。

“其他人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下班了。”舒根龙整理完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驱车8公里回到温暖的家中。此刻，家人已为他准备好了早餐等候他的归来。

由于工作时间的特殊性，舒根龙的作息永远与家人相反。夜幕降临，他的忙碌才刚刚开始；家人在睡梦的呓语中，他却正忙碌在工作岗位上。他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，逢年过节也必须坚守岗位，这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份挑战，没有家人的支持，便没有38年的坚守。“风雨夜归人，

熬夜到天亮，对此，自己和家人已成习惯。”说起这些，舒根龙总是轻描淡写。

对于一名报纸印刷工人，远不是熬夜那么简单，“我是第一个读报人，必须细心严把质量关，这是一份责任和担当。”

“上版—调墨—调版线—套准……”环环相扣，马虎不得。“因为报纸出版的时效性、严肃性，要求每一个工序的每一个人，都不能有半点松懈，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较大的影响和损失，这是每一个报人的责任和担当。”

38年的印刷经验，舒根龙对整个印刷流程了如指掌，怎样才能印出质量上乘的报纸，他心中有数。“我们要根据报纸的色彩和文字进行开墨，这样能降低成本，减少废报纸的产生。”舒根龙告诉记者。凌晨四点半，飘着墨香的第一份报纸出炉，他便是第一个读报的人，然后将报纸样版放在印刷机一旁进行比对。

“核对下标题，字号大小是否正确，看看报纸的色彩是否失真……”准确无误后，便开始批量印刷。“我们要确保油墨均匀，版面不能起皱，图片色彩清晰。”舒根龙说。

凌晨，工人们将一卷重约500公斤的新闻纸放入轮转印刷机中，伴随着机器开动的声音，印刷机开始运转起来，通过机器的转动让空白的纸张铺在流水线上，印上内容的纸张经裁切、折叠，从印刷机一头输送出来。

舒根龙一边操控着机器，调整机器运行的快慢，一边进行调试，基本完成后，整个印刷机全速运转，一张张报纸从印刷机一头快速涌出来，一旁整理的工人将报纸快速叠放好。

舒根龙说，印刷工作压力和责任并重，需要时时保持一颗警惕之心，认真细致把关，“每个月我们的报纸都要参加质量评比，月度评比、年度评比，样报都要寄到省里以及中国报协，每年我们都获得优质报呢！”舒根龙心里充满了自豪感。

今年是舒根龙在丽水日报社工作的第38年。38年的坚守，当年的帅气小伙，如今已经头发花白。舒根龙见证着报社的成长，亲历印刷设备和技术的变化，印刷质量的明显提高。从他手中印刷的报纸从最初的2个版到24个版，从黑白到彩印，从单面到双面……岁月改变了很多东西，但始终未变的是他对报纸印刷工作的热爱。